

RENLEI ANQUAN  
LILUN TANTAO YU JINGYAN YANJIU

# 人类安全

## ——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

刘志军 /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014061063

RENLEI ANQUAN  
LILUN TANTAO YU JINGYAN YANJIU

D81  
133

# 人类安全

## ——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

刘志军 /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北航

C174867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安全：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 / 刘志军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9

ISBN 978 - 7 - 5130 - 2906 - 3

J. ①人… II. ①刘… III. ①国际政治关系 - 理论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8811 号

责任编辑：李学军

责任出版：刘译文

封面设计：张冀

人类安全——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

刘志军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http://www.ipph.cn>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编：100088  
责编电话：15611868862 责编邮箱：[752606025@qq.com](mailto:752606025@qq.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720mm×960mm 1/16 印 张：13.25  
版 次：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字 数：185千字 定 价：39.00元  
ISBN 978-7-5130-2906-3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书为北京大学刘民权教授主持的福特基金会项目  
(No. 1035 - 0916 - 1) 的子课题“人类安全研究”的部分  
成果

## 目 录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人类安全的概念探讨 6

#### 一、人类安全的界定 6

(一)《人类发展报告》的阐述 7

(二)人类安全委员会的论述 9

(三)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见解 10

(四)学术界的不同定义 11

#### 二、人类安全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联 15

(一)人类安全与人类发展 15

(二)人类安全与国家安全 20

(三)人类安全与人权 23

### 第三章 人类安全的理念渊源 27

#### 一、安全观的更迭 27

#### 二、政治观的演进 31

#### 三、发展观的嬗变 34

#### 四、小结 36

### 第四章 人类安全的价值争论 38

#### 一、对人类安全概念的批评 38

(一) 定义宽泛含混 38

(二) 过于理想化 40

(三) 难以操作	40
(四) 新瓶装旧酒	41
(五) 安全主体问题	42
(六) 易遭利用	42
(七) 普世主义与文化中心主义的悖论	43
<b>二、对人类安全概念的肯定与辩护</b>	<b>44</b>
(一) 综合性的价值	44
(二) 时代效用与女性关注	46
(三) 应视为一种安全理论而非政策议程	46
(四) 针对修正定义的反批评	46
<b>第五章 人类安全各维度研究</b>	<b>49</b>
<b>一、粮食安全</b>	<b>49</b>
(一) 粮食安全的界定	49
(二) 粮食安全的解决方案	55
(三) 饥荒学说的类型与分歧	57
(四) 饥荒的救济与预防	78
<b>二、健康安全</b>	<b>90</b>
(一) 健康与人类安全的关联	90
(二) 健康安全的实现	94
<b>三、环境安全</b>	<b>96</b>
(一) 环境安全的概念探讨	97
(二) 环境与人类安全的关联	99
<b>四、人类安全的女性视角</b>	<b>102</b>
(一) 女性视角的必要性	103
(二) 女性视角的作用	105
(三) 实证研究	107
<b>第六章 人类安全的测量与实现</b>	<b>108</b>
<b>一、人类安全的测量</b>	<b>108</b>

(一) UNDP《人类发展报告》的观点	109
(二) Kaul 的双领域测量法	110
(三) Leaning & Arie 的三领域测量法	112
(四) King & Murray 的关键福祉测量法	112
(五) Booysen 的二分式测评法	115
(六) Kanti Bajpai 的人类安全审计法	116
(七) Lonergan 等人的 IHI 方法	118
(八) Wolf Scott 的七领域指标法	119
(九) 其他观点	121
(十) 测量方法的反思	121
<b>二、人类安全的实现途径</b>	<b>125</b>
(一) 实现路径	126
(二) 资源保障	129
(三) 实现流程和对策建议	130
<b>三、小结</b>	<b>131</b>

## 第七章 人类安全的经验研究 133

<b>一、人类安全的国家与地区视角</b>	<b>134</b>
<b>二、非洲</b>	<b>138</b>
<b>三、亚洲</b>	<b>141</b>
(一) 国别经验研究	141
(二) 区域经验研究	143
<b>四、欧美等地</b>	<b>146</b>
(一) 美洲	146
(二) 欧洲	147
(三) 其他地区	149
<b>五、专题研究</b>	<b>149</b>
(一) 粮食安全与人类发展、军事化	150
(二) 武器进口与人类安全	153
(三) 民主与环境安全	157

**六、2006年禽流感的人类安全透视 161**

- (一) 禽流感肆虐全球, 人类遭遇挑战 161
- (二) 各方齐努力, 合作防控显成效 162
- (三) 各方存博弈, 深入实施有障碍 163
- (四) 呼唤人类安全新思维, 促进合作谋发展 166
- (五) 禽流感危机的人类安全启示 168
- (六) 小结 171

**第八章 结语 172****参考文献 178****后记 201**

## 第一章 绪 论

在阿马蒂亚·森等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框架之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将人类发展定义为拓展人们的选择和获得福祉的过程。而拓展这些选择的基础是增强人们的可行能力，包括长寿且健康的生活、拥有知识、体面的生活水平等。同时，人类发展还包括了社会归属，增权，享有尊严，更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机会等更为广阔的内容。人类发展这一总体性的概念使得仅凭人均 GNP 是无法全面体现人类发展真实水平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依照人类发展理论，真正的发展动机应该集中在人们所过的生活——他们有何作为？他们是否有能力活得更久？他们能否避免夭折？他们是否能幸免于可以预防的疾病？他们能否避免成为文盲？他们能否免于饥饿和营养不良？他们能否获得解放和自由（Anand & Sen, 1994）？而对上述目标构成威胁的就是疾病流行、粮食危机、教育缺乏、政治压制与人身侵犯、社会冲突等问题。在“冷战”终结以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世界军事威胁的日益减弱，上述问题逐渐凸显，成为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最主要挑战。这种挑战不同于传统的对于国家等抽象共同体的武力威胁，而是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一种挑战。

首先，全球化与“冷战”终结所导致的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转变，虽使得世界大战以及跨国战争的威胁大大减少，但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冲突却越来越多，使得一国之民在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却并不

能获得安全感。其次，日益蔓延的诸如贫穷、营养不良、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国际难民、毒品走私、恐怖主义、传染病、自然灾害等问题已成为全人类在发展道路上不容回避的新威胁。这两种因素都使得“不安全”之所在从民族国家及其同盟转移到了个人与社群。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威胁因着传统的军事威胁的降低，被国际社会加以“安全化”，衍生出与传统安全相对照的诸多概念，如“非传统安全”、“非军事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跨国安全”、“全球安全”、“新安全”、“可持续安全”等。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1994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以“人类安全的新维度”为题系统论述了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安全观（UNDP, *HDR*, 1994），即现今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人类安全”观（Human Security）<sup>①</sup>。人类安全这一新理念的提出，使得发展领域与安全领域的互动更为明显，按照这一报告的说法，没有人类安全就没有人类发展，反之亦然。

自人类安全概念问世以来，接连发生的 1997 年前后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 年的“9·11”恐怖袭击、2003 年的 SARS 传染疾病、2004 年末的印度洋海啸大灾难、2006 年的禽流感以及现在正在蔓延的甲型 H1N1 流感疫情，进一步证明了传统的安全观已不足以应对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国所面临的来自国家内部、社群内部的“内部敌人”、大自然，以及因全球化所导致的诸多对人类的安全威胁，从而使得这一概念越来越受到全世界有识之士、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其影响也愈来愈深远。

不少学者将其视为“安全概念之探求上的一大飞跃”<sup>②</sup>。一些国家，例如加拿大、挪威、日本、爱尔兰、约旦、荷兰、奥地利、智利、泰国、斯洛文尼亚、瑞士等，也早已开始将人类安全概念纳入

<sup>①</sup> 亦有学者将 Human Security 翻译为“人的安全”或“‘人’的安全”，以突出这一概念对“人”而非“国家”的安全的关注。笔者在本书中将选用“人类安全”这一比较通行的称谓。

<sup>②</sup> Hans Van Ginkel, Edward Newman, “In Quest of ‘Human Security’”,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4, No. 1, 2000.

其外交政策。G8 工业国高峰会、联合国秘书长，以及相关联合国机构也逐渐将“人类安全”的相关议题列为讨论焦点，各种以人类安全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也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大城市召开。一些重视推动实现人类安全的“志同道合国家”（like-minded states）在 1999 年设立的“人类安全网络”（the Human Security Network）<sup>①</sup> 至今已召开六次部长级会议<sup>②</sup>。2002 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首次采用了“人类安全”这个词<sup>③</sup>，接下来的 2003 年和 2004 年连续两次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都将“人类安全”作为主要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在后一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还就人类安全问题做了专题发言，讲话涉及恐怖主义、传染病的蔓延等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提出了加强人类安全的主张。而此前的中国虽然已将一些非传统安全的新理念付诸实践<sup>④</sup>，但在国际正式场合以“人类安全”为题发言尚很少见，可见中国也越来越认识到从注重“国家安全”转向综合性的“人类安全”的重要性。可以说，现实的发展正在逐步验证着“人类安全这一概念虽然简单，但却有可能掀起 21 世纪的一场社会革命”的预言<sup>⑤</sup>。

人类安全概念正式提出之后，加拿大接受了“人类安全”这一理念并将其阐释为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事项。在加拿大等国家的倡导下，“人类安全网络组织”于 1999 年创立，以在全世界推进人类安全。由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和绪方贞子（Sadako Ogata）

① 详情可参见其网页：<http://www.humansecuritynetwork.org/network-e.asp>。

② Ministerial Meetings, Human Security Network, <http://www.humansecuritynetwork.org/meeting-e.php>.

③ [加拿大] 保罗·埃文斯：“人的安全与东亚：回顾与展望”，汪亮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6 期。

④ 如：促成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2002 年 5 月颁布了《关于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中方立场文件》；2002 年 7 月，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2002 年 11 月，发表《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2003 年 4 月 29 日，中国与东盟为应对 SARS 举行了特别峰会，这是双方就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的最高级别的讨论与合作。

⑤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2.

任共同主席的“人类安全委员会”则在更高的层次上接过了这一工作<sup>①</sup>。

这些首创工作已经吸引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人类安全”概念自此在学术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阐述与讨论。加拿大、日本、美国、泰国、挪威等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地区的学者都曾进行了诸多探讨，相关学术论著数目繁多。其中既有来自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际问题研究、医学、环境生态学、教育学等领域的学者，也有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以人类安全为研究主题的研究所、中心、课题小组及学位授予项目开始在世界各地设立，关于人类安全的出版物开始在各大图书馆陈列，专题业务通信开始出现，学术会议、研讨会及专题讨论会也在各地召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安全研究中心更是自 2003 年起就开始起草《人类安全报告》，并于 2005 年出版了完整的报告。

大陆学术界对于人类安全的相关研究，也同样跨越了不同的学科领域，这些研究或明确地以人类安全的视角进行探讨，或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关注了人类安全的某一侧面，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在“非传统安全”的框架之下对人类安全相关内容的讨论。但正如保罗·埃文斯所评论的那样，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人类安全”这个词还没有被中国的政府官员在正式会议或是媒体中使用，他们更偏向于使用的是“非传统安全”一词<sup>②</sup>。这也就影响到了学术界对“人类安全”这一词汇的使用，因而，以“人类安全”（或“人的安全”、“‘人’的安全”等译名）为题的专题论著至今仍比较少

① <http://www.humansecurity-chs.org>.

② [加拿大]保罗·埃文斯：“人的安全与东亚：回顾与展望”，汪亮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6 期。

见<sup>①</sup>，且集中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

鉴于上述现状，本书即旨在对上述国际社会的人类安全研究成果作一系统的梳理和概括。由于主题与篇幅的限制，本书将重点介绍与人类发展视角相关的一些成果，但为了反映各个学科领域对于人类安全的研究进展，本书也将对其作概要的介绍。

由于人类安全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关于其确切内涵与价值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因此，本书首先概要介绍国际社会对于人类安全的概念与价值的争鸣以及理念渊源。其次转入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等人类安全维度的探讨。此后，本书将对人们提出的人类安全的测量方法与实现途径作出概括与评述，然后是对一些人类安全经验研究的方法与结论的介绍，最后是简短的总结与讨论。

## 第六章 人类安全经验研究

① 笔者所见的仅有为数不多的论文，主要有：〔新加坡〕阿米塔夫·阿卡亚：“人类安全——东方对西方”，李增田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5期；张春：“人类安全观——内涵及国际政治意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4期；〔加拿大〕保罗·埃文斯：“人的安全与东亚：回顾与展望”，汪亮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王昆义、蔡裕明：“全球化、人类安全与后SARS时代——两岸非传统安全的新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郑功成：“人类安全与社会保障”，载《群言》2007年第2期；李杰豪：“‘人类安全’析论”，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关信平、郭瑜：“人类安全：分析框架及应对措施”，载《学海》2008年第1期；白屯：“自然资源与人类安全”，载《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等等。

“人类安全”这一概念的提出，最初是出于对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反思。在传统国家安全观中，国家安全被定义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不受外来干涉和破坏的状态。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仅仅保障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足以确保人民的安全。因此，“人类安全”这一概念应运而生。

## 第二章 人类安全的概念探讨

由于人类安全是一种针对传统安全观而提出的批判与反思性概念，且自 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倡以来，时间不长，因而现有的大量文献尚在集中探讨这一概念的定义与内涵。这种讨论与争鸣由于有着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政府官员以及全球学术界的广泛参与，故而十分热烈。总体来看，这些讨论主要围绕着“人类安全的界定”及“人类安全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联”展开。以下即从这两个方面进行介绍。

### 一、人类安全的界定

人们对于“人类安全”的具体内涵一直存有广泛的争论，各自依据其见解提出来的定义也林林总总、见仁见智。

概而言之，由于“人类安全”涵盖了包括经济、就业、健康、粮食、环境、人身、社群、政治、人权、教育等内容广泛的议题，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也就依其主观价值、认识或关注的重点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不管论者如何界定，这些定义都是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4 年《人类发展报告》所提出的“人类安全”概念为基础和参照系的，其主要的关切点都是人的安全，而不是以国家

为主体的安全<sup>①</sup>。借用克劳斯和威廉姆斯（Krause & Williams）的说法，对于安全的这些新思考可以概括为分别围绕着“拓宽”与“加深”两条主线展开。拓宽包括衍生于经济、社会或环境等非军事领域的威胁，加深涵盖从个人到全球的不同分析层次的安全关涉对象（Krause & Williams, 1996: 230）。

### （一）《人类发展报告》的阐述

虽然“人类安全”概念的系统提出是在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之中，但此前的1993年《人类发展报告》就已经提及这一思想。该年的报告指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需要新的五大支柱，其中之一即“新的人类安全观”；这一新的人类安全观必须强调人的安全，而不仅仅是国家的安全<sup>②</sup>。概而言之，旧有的安全观必须发生以下三方面的转变：从完全强调国家安全到更多地重视人的安全；从经由武力实现安全到通过人类发展达致安全；从关注领

①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人从比较宽泛的角度将人类安全概念划分为三种类型，认为它们贯穿着时下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与思考。第一种可以界定为人类安全的“自然权利/法规”概念，它植根于“生存、自由与追求幸福”的基本个人权利的基本自由主义假设及国际社会保护和促进这些权利的责任（Morsink, 1998；Lauren, 1998；Alston, 1992）。第二种人类安全观是人道主义的，它要求国际社会努力深化并加强国际法尤其是那些针对种族灭绝和屠杀及战争罪行的法规，销毁那些对于平民和非战斗人员特别有害的武器（Boutros-Ghali, 1992；Moore, 1996；UN 1995, 1999；UNDP, 1997）。这两种人类安全观聚焦于基本的人权及其剥夺，恰与第三种更宽泛的观点（即通常意义上所称的人类安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安全应当被更为广泛地建构以包括对于“个人的全部生活及福祉”的经济、环境、社会及其他形式的危害（Hampson & Hay, 2002: 4–5）。

② 原文为：New concepts of human security must stress the security of people, not only of nations.

土安全到关切粮食、就业及环境的安全<sup>①</sup>。这些正是1994年报告所论述的人类安全理念的核心内容。

在此基础上，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以专章《人类安全的新维度》系统翔实地提出了“人类安全”的概念。根据该报告的论述，“人类安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它首先意味着免于经受长期的饥饿、疾病和压迫等的煎熬，其次意味着免于日常生活模式遭受突然和有害的破坏——无论是在家中、工作中还是在社群当中<sup>②</sup>。具体来说，“人类安全”就是小孩不会死亡、疾病不会传播、工作不会失去、族群紧张不会演变为暴力冲突、持异议者不会被迫沉默<sup>③</sup>。

该报告将人类安全大略地归为七类，分别是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群安全以及政治安全<sup>④</sup>，并归纳出“人类安全”的四大本质特征：（1）人类安全是普世性的。国家无论强弱，人类无论贫富，都受到人类安全的影响。（2）人类安全的组成部分是互相依存的。当世界某地的人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所有国家均有可能卷入其中。（3）早期预防强于事后干预。（4）人类安全以人为中心<sup>⑤</sup>。

<sup>①</sup>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 此后，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中界定了下列种类的风险：自然的、健康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环境的（详细说明了风险是否关涉个人、家庭、社群、地区、国家等）（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Table 8. 1）。国际劳工局（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也曾提出了几种形式的与工作有关的安全：雇佣安全、工作安全、劳动安全、技能再生安全、收入安全、代表性安全（Cf. ILO, *Infocus Programme on Socio-Economic Security*, 2000, mimeo）。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在其2000年格鲁吉亚国家脆弱性评估报告中则列举了下列风险：社会衰败（包括经济与社会因素的冲击）、自然灾害、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威胁、个人风险（IFRC, Georgia, *Vulnerability and Capacity Assessment*, 2000）。这些分类与UNDP的分类既有差别又有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受到了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人类安全概念的影响。

<sup>②</sup>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p. 23.

<sup>③</sup>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p. 22.

<sup>④</sup>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pp. 24–25.

<sup>⑤</sup>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pp. 22–23.

## (二) 人类安全委员会的论述

2001年1月，在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以及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现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阿马蒂亚·森的推动之下，独立于联合国系统之外的“人类安全委员会”在美国纽约成立。

该委员会曾使用由萨比拉·阿凯尔（Sabina Alkire）提出的“人类安全”的工作定义：“人类安全的目标是以与长期的人类富足相协调的方式，保障所有人的生活最核心免于严重的、普遍的威胁”<sup>①</sup>。这一定义关注了保护人们免于因特定情形而可能遭遇的生活水平下降的威胁。此外，为详细阐明人类安全，它努力聚焦于人类生活的“最核心”和“严重与普遍的威胁”，并在敦促即刻行动的同时，力求无损于“长期的繁荣富强”<sup>②</sup>。在人类安全委员会于2003年出版的名为“Human Security Now”的报告中，这一工作定义被进一步阐释为“以提升人的自由和人的实现的方式保护所有人类生活的最核心”。这一定义聚焦于“民众”（people），将其视为确保安全的主要对象。所谓“民众”，特别是指那些通过族群的、宗教的及社会的纽带和价值观将个体联结起来的社群<sup>③</sup>。

该委员会同时也认识到，由于“人类安全”概念本身可以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空间，难以给出一个精确的、能使各方都满意的定义，因而比较强调这一概念的工具性意义，亦即主要将其视为一种

<sup>①</sup> Sabina Alkir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Human Security”, CRISE Working Paper # 2.2002. [http://www.fas.harvard.edu/~acgei/Publications/Akire/Akire\\_Human\\_Security\\_Concept\\_CRISE\\_WP2.pdf](http://www.fas.harvard.edu/~acgei/Publications/Akire/Akire_Human_Security_Concept_CRISE_WP2.pdf). 原文为：The objective of human security is to safeguard the vital core of all human lives from critical pervasive threats, in a way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long-term human fulfillment.

<sup>②</sup> Lincoln Chen, Vasant Narasimhan, “Human Security and Global Health”,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Vol. 4, No. 2, 2003.

<sup>③</sup> Sadako Ogata, “The Human Security Commission’s Strategy”, *Peace Review*, Vol. 16, No. 1, 2004.